

《2023中国好声音》首播，颠覆赛制引热议

“唱跳好声音”真的来了!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上周五晚，《2023中国好声音》登陆浙江卫视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优酷。当节目播到第12年，大变化终于来啦！这一次，节目为每一个拥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创造了全新舞台以及全新模式：学员按下“盲选”按钮，导师背对学员听歌选人，喜欢就“转身”；按下“明选”按钮，导师面对学员看表演，不喜欢才“转身”。这一次，节目也迎来了周华健、薛之谦、潘玮柏、刘宪华组成的全新导师阵容。谁又会说出那句经典台词：你的梦想是什么？

总导演金磊表示：“全新赛制的《2023中国好声音》将是年轻学员追求自我、展现个人风格魅力的全新舞台，或许将超越此前十一季，成为彰显青春中国蓬勃朝气的音乐嘉年华。”

赛制“明选赛道”让唱跳学员被看见

“明选赛道”为学员开启了更多展现自己舞台表现力的机会，唱跳、乐队、视觉化音乐等形式都能让导师直接看见。在新增加的“明选赛道”中，学员一出场即与导师面对面，在表演过程中，如果导师认为该学员不适合进入自己战队，可以选择按钮退回；如果学员表演完有一位导师没有按钮退回，学员进入该导师战队；若多位导师未退回，由学员反选导师；若四位导师全部退回，则表演即刻终止。

在首播期节目中，“明选赛道”对于唱跳学员的优势就凸显了出来：来自山东的周思洋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作品，唱跳并行、独具个性。但是，她选择的是盲选赛道，由于唱跳过程影响了气息，声音表现不佳，并未获得导师转身。一曲唱罢，导师见到真人后，都表示遗憾：“你选错赛道啦！”“应该选‘明选赛道’让我们看见！”自称“音舞人”的学员柏霖大胆选择“明选赛道”，成为本季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，现代舞加歌唱的形式，令四位看完全程表演的导师

大呼“惊艳”，维持了“四转”。

采访中，当听说学员选择“明选赛道”时，导师可以转过身以示拒绝，四位导师均对新赛制发表了看法。潘玮柏评价新赛制“刺激又残酷”，提前喊话学员要鼓起勇气，准备好一颗“大心脏”。薛之谦直言“转过去这件事情其实有点令人伤心”。刘宪华将自己代入学员的位置，表示如果是自己面对这种情况，“不知道还能不能够继续表演”。周华健以过来人的身份赠语年轻学员“看淡输赢，勇敢选择”。

“唱跳好声音”是否意味着“唱跳”比“好声音”重要？毫无疑问，“好声音”仍是导师选人的核心标准。周华健形容歌手是“声音的演员”，他的选人标准是“能不能够把真的感情发挥出来”。薛之谦表示，假若遇到歌写得好的原创歌手，能够让他心服口服，他一定会拼尽全力去争取。潘玮柏所说：“音乐世界这么大，这么广，我觉得区分出所谓的音乐类型，只是为了方便给它一个名字，但是音乐就是音乐。”



薛之谦、周华健、刘宪华、潘玮柏(从左至右)组成全新导师阵容

网友热评

- ①雨：每年看每年喷，结果每年都是国内收视第一音乐综艺。
- ②芋泥：好多年没看《中国好声音》了。今年看了一下，刘宪华和薛之谦很会活跃气氛，抢人环节给我的观感是轻松有趣，不会觉得无聊，期待后面选手的歌声能惊艳到我。
- ③Bookaddiction：别的不说，也真的唱得好，但歌就是不好听，没有记忆点，不知道未来几期怎么样。要说有记忆点的歌，还是周华健的那几首歌，经典就是经典。
- ④飞天小女警：干脆把周华健换了，另开一档节目吧！

互动 薛之谦、刘宪华上演“双簧”表演

首播节目在薛之谦、刘宪华、潘玮柏、周华健四位导师的开场秀中拉开序幕。今年开场秀以“致敬青春”为主题，着眼于两代导师的新老传承。刘宪华、潘玮柏、薛之谦分别演绎了周华健的三首经典作品——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》《爱相随》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随后，周华健在众人期待中登场，连续演唱了另外三位导师的作品串烧——《Moonlight》《忘记拥抱》《像风一样》。开场秀最后，四位导师合唱了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》。今年的导师秀可谓充分秀出了导师实力，尤其是年

过六旬的周华健宝刀不老，维持了绝佳的声线，展现了极强的声音处理能力，获得网友集体点赞。正式开始学员选拔后，导师们各出奇招，迅速确立风格：周华健老成持重，话虽少但精辟，能够镇住场；潘玮柏负责掌控流程，引导学员说出“你从哪里来”“你为什么而来”等话题。薛之谦、刘宪华则提供了不少音乐专业性的输出，不过大部分时候，他们成了话多到停不下来的“显眼包”。节目中有这样一幕：为了让刘宪华不要在说话时手舞足蹈，薛之谦坐到了刘宪华身上，模仿其动作，两人上演了一幕“双簧”表演。有人觉得这一幕综艺效果拉满、十分有趣，有人则觉得综艺效果稀释了节目的核心内容——选拔“好声音”。

薛之谦表示，自己愿意成为导师中的“搞笑”担当，承担起“调节气氛”的重要任务，帮助“小朋友们”缓解紧张，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真实实力。周华健则表示，想借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平台鼓励年轻人利用登台的机会多多体验，练习面对压力和难题，“我希望自己能在年轻人输掉比赛时给予鼓励，教他们从中学到东西，而不希望他们一辈子轻轻松松、平平常常地度过。”



周思洋选错赛道未获导师转身

C 口碑 有人说“新鲜”，有人“不满意”

《2023中国好声音》在开播前面临不小的舆论压力。近日，刀郎发布新专辑《山歌寥哉》，其中一首《罗刹海市》尤其出圈，腰斩各大音乐榜单播放量纪录。有人从这首歌中读出了刀郎与那英、汪峰、杨坤等歌手多年前的“恩怨情仇”，将之视为刀郎对乐坛的一次“讽刺”或“报复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那英、汪峰、杨坤都曾担任过《中国好声音》系列节目导师。

《罗刹海市》中有一句歌词“未曾开言先转脸”。有网友大做文章，认为这句歌词讽刺了《中国好声音》的“盲选”赛制。不少网友进一步解读，“未曾开言先转脸”暗指节目组操控选拔结果，“导师听了几句，相关事件经过网络连日发酵，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今年《中国好声音》的热度。节目播出后，浙江卫视收视率一路走高，而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优酷三大网络平台热度值同样表现不俗。不过，节目口碑多少受到了该事件影响，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评论区“起哄”。

抛开歌词事件不谈，对于《2023中国好声音》的节目制作，目前网络上出现了三种不同声音：一些网友支持节目在播到第12年时求新求变，认为顺应全能艺人发展要求，将节目做成“中国好声音”“唱跳好声音”是好事；一些网友认为节目放弃了选拔“好声音”的初心，新赛制加入让节目变得不伦不类；一些网友则认为新赛制、新一季节目才播出一期，不能盖棺定论，应多看几期“观望观望”。

E-mail:hdzp@ycwb.com

去年十月，中山大学出版社推出我的《怀想中大》增订版，纪事感怀之外，更力图呈现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文化及精神风貌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七七、七八级大学生是有故事的，就看能不能讲好。

讲述大学故事，历史事件好说，大致轮廓也容易描写，缺的是生活细节。当初没记日记，即便有少量资料遗存，也都散落各处，一时无法寻回。十年前，为撰写《失落在中大的那些记忆》，我请中大中文系办公

室帮忙，复制了我们当年的课程表、成绩单以及学籍档案等，这才使得文章“言之有物”。为何如此经营，我在该文“附记”中坦承：

具体到大学生活，“课堂”本是主要场景，但因缺乏“戏剧性”而常被叙述者忽略，以致你单看追忆文字，“会误认为校园生活就是这么清风明月，浪漫无边”。我之所以扣紧当年的课程表，讲述一大堆关于读书生活的“陈年往事”，而不涉及演武、郊游、办刊物、谈恋爱等更有趣的场面，既是

对历史负责，也是为了给大学生生活“去魅”。

谈论作为特殊语境的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的大学城，要的不是神采飞扬，而是真实可信。这就要求作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尽可能博采旁搜。虽说尽心竭力，仍感遗憾多多——所谓“自家有病自家知”是也。近期收拾存留杂物的旧居，发现若干新资料，终于有了重新写作的动力。这里的关键是若干实物，包括笔记、相册与留言本。



中大中文系七七级部分同学在办公楼前合影(1981)，第二排左四为作者

C 留言本

比起曾公开销售的校园刊物《红豆》来，中大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几乎人手一册的留言本，或许更能体现那个时代的风气与风采。我的妻子北大毕业，也是中文系七七级，也有类似的毕业留言本。没做过调查，不确定这是否那个年代大学毕业时的“标配”，因属于个人物品，极少公之于世；且同写不过只言片语，难得被史家关注。

我保存的这册48开小本子，塑料套封，平淡无奇。翻开第一页，赫然写着：“聪明人要下笨工夫。——为陈平原同学题词。王起，1982.1.9。”我都忘记此事了，并非入室弟子，大学毕业时，竟斗胆请王先生题词。北上求学后，我回中大，确实多次拜访王先生，那是因为他与我的硕士导师吴宏聪先生住处相邻。至于相关文字，除了1988年撰写“学术感怀”时，曾提及先生名言“做学问不靠拼命靠生命”，再就是2004年11月我在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论坛作专题演讲，刻意选择了《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》这个题目，说好像是向王季思、董每戡两位先生致敬。至于如今书房里挂着王先生的书法作品，事见《我母校讨诗笺》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毕竟是风华少年(其实年纪并不轻)，真识愁滋味的不多，留言本的真谛乐观向上。唯一出乎我意料的，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刘军的留言：

一只驴子在两堆草中间徘徊，它不知道吃那[哪]堆草好，结果它死了。

所有的痛苦只是选择的痛苦。

生，或者死，也许是做梦。能够做梦是幸福的。

让你的手忘掉一些书，让你的脚走进幼儿园；让你的口与太阳对话，让你的眼仰望上帝。

请相信不能相信一切。

第一则明显属于引用，后面几则也多有模仿与改写的痕迹。问题在于，为何是刘军写出此悲苦且颇有深意的留言？那天翻留言本，顺手拍下这一页，发给刘军兄并附言：“记得你是班里年龄最小的，那年也就二十岁左右，可留言的调子反而最灰暗。”刘军回复：“宝宝心里苦啊。但也还有憧憬。”我这才想起一件尘封已久的往事——参见广州出版社2003版《八二届毕业生生》(李树德主编)中的《一篇至今未能通过的论文》。

到底是一滴水还是一条河，一粒灰还是一座山，取决于评论者的立场及观察角度。在我看来，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，往往隐藏着时代记忆的皱褶。我曾提及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，列车多次急转弯，被无情甩下轨道的，不一定是个人的过失——即便真的失误，也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。因此，谈论这段历史时，洞洞察得意者的局限，也理解失意者的辛酸。

A 笔记

严格说来，两册古典文学课堂笔记的发现是三年前的事。这才有《怀想中大》增订版序的一段话：

多次搬家，留存的笔记极少，不知为何，古代文学的课堂笔记未丢失。翻阅下来，1979年9月13日叔度老师开讲《诗经》，1980年2月28日黄天骥老师开讲魏晋隋唐文学，1980年9月6日苏寰中老师开讲北宋文学，至于南宋及元代文学由美国教老师讲授，教明清文学的则是刘烈茂老师。因专心听讲，我的笔记不是很详细，同学中笔记比我精彩的大有人在。

这回重读四十多年前的课堂笔记，还是颇有感触：既感叹自己当初听课的认真，更对老师们的教学水平有较为深入的了解。作为“文革”后招收的首届大学生，我们的课堂教学大多没有通用教材，尽可能详细地记录老师们的讲述，在那年头是通例。

我的笔记本，四分之一处画竖线，预留空白，以便记录感想或补充资料。这种做法，不知是哪位教师提醒的。重新阅读，很少发现真有水平的批注，大多是补充一点诗文或评论，便于复习考试。比如听黄天骥老师讲曹操，便补充词语注释及前人评价，还有就是《短歌行》处加批：“老师认为前面是曹唱，下面是客人唱。向来认为是主人一直唱下去”。关于曹植部分，则补抄《白马篇》和《薤露行》，还有关于曹植“雅好慷慨”的解释，以及对黄老师仔细分析“惊风飘白日”，称“气氛很悲凉，这是比较概括地表现出建安时很多人仓惶紧张的心理”，我加了批语：“抓得细，好！”批注最多的是第二章“两晋文学时代”，右边红笔抄录了若干阮籍诗句，以及《晋书·阮籍传》等，左上角则是红字：

别林斯基说：“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自己而显得伟大，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，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；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

写在《怀想中大》增订版之外

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，因为他是社会、时代、人类的器官和代表。”

黄天骥老师的课堂与著述，我在《南国学人的志趣与情怀》中有专门介绍，卢叔度老师为我们开讲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等，在《我回母校讨诗笺》中也略为提及——此二文均收入《怀想中大》增订版。倒是教明清文学的刘烈茂老师，平时不在意，这回翻阅课堂笔记，让我刮目相看。1981年2月-6月间，刘老师为我们讲明清文学，小说部分尤其用力，第十章拟话本我只记录两页半，而第九章《金瓶梅》则满讲了八页，篇幅比讲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还略有拓展。那年头《金瓶梅》还是禁书，刘老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，学生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。其中第三节《金瓶梅》在文学史上地位、作用，根据我的笔记，刘老师着重讲了四点：第一，过去长篇小说根据故事改编，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，《金瓶梅》是首创；第二，长篇小说从重大政治军事题材转为描写日常生活，从写英雄、神仙转为写普通人；第三，通过解剖一个家庭，写几个典型人物来反映社会，是《金瓶梅》独创，对《红楼梦》有直接影响；第四，艺术表现手法上，从粗犷到细腻，写出各种人物微细的心理变化。这些说法今天属于常识，而对于当初的我们来说，则无异于石破天惊。

略感遗憾的是，笔记中吴国钦老师讲授元杂剧的部分，总目上明明标注第几页到第几页，可就是找不到，很可能失落另一本子上。我曾特别感慨，讲课时轻声细语、波澜不惊的吴老师，必须到期末复习时，才知道他讲课的好处——条分缕析，不枝不蔓，且时有新见。尤其是关于关汉卿戏剧创作部分，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。当初还曾设想模仿其思路，从事中国戏剧研究。多年以后，吴老师和林淳均合著《潮剧史》，邀我撰写序言，让我受宠若惊。

B 相册

2014年花城出版社刊行《怀想中大》初版，穿插了不少图片，最精彩的当属作为拉页的“中山大学中文系1977级全体同学毕业留影(1982年元旦)”，那照片乃专业拍摄，清晰度很高。背面则是八一级系友詹秀敏提供的“中山大学77-81级潮安同学合影”，因合照上有她的靓影，故得以完好保存。可不管初版本还是增订版，按今天的配图标准，校园生活照片不够丰富。但在，那已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

这回新发现的旧相册中，有四五十张大生活照片，这让我大喜过望。须知那时相机很稀有，拍摄及冲洗技术又不高，留下可用的影像资料实在太少了。有些已在书中用过，有些影像太模糊，也有些纯属个人照，没必要公开。我选了一张诸同学在教学楼前的合影，发给七七级同学群的群主范柏祥兄，经他确认，值得保存。于是，扫描了七帧我以前未曾使用的校园生活照发送过去，供同学们怀旧——四十年过去了，物是人非，合影中人不少已去世，念及此难免感慨万千。

我保留的校园生活照中，有三张涉及校园文学刊物《红豆》，值得一说。《怀想中大》增订版已使用两张，上为《红豆》编辑部开会，下为《红豆》编辑部同人合影，都是考证过的，确凿无疑。但有因不等于就有真相。上图中间那位戴帽子的，是中文系七八级同学方雷雷。前些年传阅此照片，他说自己并非《红豆》编辑，只是偶然在场，于是“被合影了”。下图有题图文字，说明拍摄对象及时间，总共十人，王培楠花了很长时间到处打听，最后才辨认齐全。至于这回新发现的围成一圈、坐在草地上讨论稿件的照片，有几位是《红豆》编委，但我

笔记·相册·留言本

也不敢完全坐实。原因是，那时摆拍照片，往往临时起兴，拍到谁就是谁，不能作为准确的历史资料。在同学眼中，校园文学刊物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进进出出很随意，没有明确界限。多年前，《红豆》主编苏炜撰写《风雪故人——<红豆>琐忆》，提供了很多精彩的细节，但谈及编委时出入较大，惹得当事人很不满。那确实是无心之过，远在异国他乡，单凭回忆，不免出现纰漏。

前些年在香港教书，曾有研究者建议我向大学或基金会申请出版补贴，辑录重刊改革开放初期众多校园文学刊物，我谢绝了。理由是，这些刊物折射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解放运动的光与影，但本身思想高度及文学水平有限，远不及傅斯年等编的《新潮》或白先勇等办的《现代文学》。近期七九级系友刘中国来信，说准备推出影印的《红豆杂志合集》，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，怎么处理，我以为比较合适。于是，应邀写下“康乐诗草，珠江浪花”八个大字，题记有曰：“录《红豆》杂志专栏名，纪念我们的青春岁月。”

理论上，《红豆》杂志归属中大大学生社团钟楼文学社，社长是中文系七七级的王培楠。前年年底，培楠兄准备将一直珍藏的全套《红豆》杂志7本，以及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公章一枚，捐赠给中大校史馆。他草拟了有关《红豆》的简要说明，希望我毛笔抄录，以便校史馆展出。我谢绝了这光荣差事，建议他找戴小京，因他是我们同学中真正以书法为生的，且也是《红豆》编辑。小京兄如期完成任务，但十几天后便溘然长逝。借用王培楠的话：“他是用此生的深情，在临终前，代表七七级，给母校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遗墨！”

陈平原

陈平原